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

——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

趙彥寧

一、簡介

台灣的女同性戀者以「T」與「婆」來指稱圈內（註 1）兩種似乎相對立的性角色（sexual roles）。據許多四十歲以上的女同性戀者，這二個名詞是在 1960 年代一家 Gay Bar「圓桌」的老闆取的。當時國內的女同性戀者聚集的場所是如中央酒店這種「西化」的「上流」聚會場所以及 Gay Bars。「T」源自於英文的「tomboy」，指的是外表「類似」（異性戀）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戀，而婆則是指相對於 T 的、較「女性化」的女同性戀者——也就是 T 的「老婆」。在當時的香港與台灣，「Tomboy」也稱為「湯包」。T 和婆性角色的分化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類似美國的 butch-femme。Butch-femme 的關係在 1980 年代以前被主流女性主義女同性戀者（feminist lesbians）強力抨擊，認為其複製異性戀霸權。但從未有人說的清楚所謂被複製的「異性戀關係」究竟為何，這個名詞不僅被理所當然的本質化（essentialized），扮演 butch-femme 角色的女同性戀者亦受到隱含的階級歧視（註 2）。但自 1980 年代中期起，許多美國的同志學者開始為 butch-femme 模式翻案，並探索其在女性主義及情慾流動上的顛覆性。譬如說，Nestle（1987）說明 butch 與 femme 在情慾流動中雙向建構（mutually constitutive）關係、主張此模式絕非異性戀的複製

品。其後。Nestle (1992) 又編了第一本 butch-femme 文集，進一步將歷史、階級、種族等社會面相納入 butch-femme 研究中，且以公開的 (out) femme 身份伸張 butch-femme 在同志運動中的權力 (power)。Case (1989:297) 主張 butch-femme 的身體表演 (bodily performance) 揭露、但也同時演出 (play out) 被佛洛伊德派心理分析視為面具的正常化的女性特質 (normativ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butch 的「男性化特質」(masculinity) 與 femme 的「超女性化特質」(hyper-femininity) 的基礎為一種特殊的 erotic economy，它兼具顛覆性 (相對於佛洛伊德派代表的社會系統與陽物霸權) 及情色性 (erotic)。Butler (1990) 則認為這種身體表演解構 (denaturalize) 已被自然化的異性戀制度，由 Lacan 的角度來看，這種解構昭示的正是異性戀在符號學上本體性的空洞 (essential Vacancy)。

這些研究不僅顛覆異性戀主流文化，也挑戰性／別與酷兒研究的發展性。但可惜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位研究者仔細探討 butch-femme 的快感 (pleasure) 來源與面相 (manifestations)。在人類學的領域中，性的研究一直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本世紀初人類學發展的早期，在隱性 (implicit) 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奇風異俗的狂熱下，不少知名學者發表性的觀察與研究，最著名的如：Mead (1961 [1928]) 及 Malinowski (1929)。但在此風潮過後，保守主義回頭，性 (特別是同性戀) 的研究便迅速消失，甚至成為研究的禁忌 (註 3) ——更遑論快感的研究了。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結合文化人類學與酷兒理論，試圖探討國內部分 T 與婆的身體表演及情慾流動的數種面相。文中將以 T 的束胸著手，自文化與歷史的角度探討其性與性別上的意義及可能的顛覆性，由此分析 T 與婆在視覺與情慾上互動的起點，最後再藉由 T 與婆性愛的可能及不可能性來探討身體與想像的關係，並對當前的酷兒理論提出一些批評。資料來源為 1993 年 5 月至 7 月對視 T Bar 為社交場域的圈內人所做的田野調查。在這裡裡並感謝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與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在研究經費上的支持。

二、謎一樣的 T 的胸部——「去女性化」的身體政治

我：T 是什麼？

小安：T 就像男人。

我：妳說「像男人」是什麼意思？

小安：有些人會注射荷爾蒙，然後就會長鬍子還有喉結來。像我二哥和三哥就是這樣。

我（一星期之後）：妳是怎麼認識妳二哥和三哥的？

小安：我三年前在一家 MTV 打工的時候遇到我二哥。有天晚上，下班以後我們一起去喝酒，我告訴他說我是圈內（註 4），他說他也是，我不懂他的意思，我根本就看不出來，我甚至還問他說：「什麼？你是 Gay？」他大笑說：他是 T，就跟我一樣，可是我不信。直到有一次她來我家換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

我：她的胸部很大嗎？

小安：沒有啦，沒那麼大。可是，那是女人的胸部。

圈內幾乎所有的 T 在性愛中均不坦露其胸部，而且大部分的 T 已

在、或曾經束過胸，對許多 T（如「剛出道的「小 T」」），其建構「T 性特質」（T-ness）的第一步便是束胸，並且不再戴胸罩。因應這個現象，一、二年前某家 T Bar 甚且還代售一種「束胸內衣」，形狀造型類似汗衫，但內附魔鬼膠可束住胸部。T 為什麼要束胸？婆對此看法如何？圈內人極少回答過這個問題，大部分只含混的說：「這就是 T 與婆不同的地方」。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不可見的）胸部是「T-ness」的代喻（*synechdoche*）（註 5）。對其他的 T 而言。這胸部的特質是既可見又不可見的（*at once visible and invisible*），如小安所言「我根本就看不出來……直到有一次她來我家換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那麼，表面上要除去的胸部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這個意義必需放在歷更與文化的脈絡中方能浮顯出來。初淺看來，T 要束的胸部是女性化的胸部（*feminine breasts*），在視覺上其意義為避免被結構化的男性化眼光（*male gaze*）物化。Mulvey（1989 [1975]）將好萊塢影片中的觀看關係分析為男性：女性＝觀看者：被物化者＝主動：被動的權力關係，深深影響了其後二十年女性主義影像論述者的分析角度，雖然不少批評者認為 Mulvey 忽視了其他社會面相——最明顯的便是種族與性認同——但仍公認此權力關係的普遍存在。但甚少學者自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將女性身體物化的視覺主體性（*spectatorship*）究竟是如何創構出來的。以女性的乳房為例，在台灣或中國的漢人社會中，它究竟在何時進入公領域（*public sphere*）（註 6）。被集體性的物化呢？

在所謂台灣或中國的漢人社會中，女人的胸部都是到了相當晚近的時候才被拿來當作是女性特質（*femininity*）和女性性徵（*female*

sexuality) 的一個可資辨識 (visible)、可以表述 (representable) 的象徵／符號 (Symbol/icon)。二十世紀初期，伴隨著中國反殖民運動及現代化運動的興起，文化中一向受壓抑最深的女性身體，被知識階層物化 (reify) 成為概念層次上可拿來宣揚自由民主意識的東西 (註 7)。女人的雙乳首度在中國歷史上走入集體論述的網絡，並立即被政治化及再情慾化 (re-erotized)。依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證方式來說，將女人的胸部 (female breasts, 譯者按，此處指生理器官，有別於具社會性別意涵的女性化胸部：feminine breasts) 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似乎也意謂著是要將作為一個社會體 (social body) 的中國從殖民情境中解放出來。只不過，(鬆了綁的) 女人的胸部仍然要接受異性戀本位和男性中心的政府及知識階層的聯合監督 (surveillance)。

在這裡我舉一個民國初年對於女性胸部是否要「解放」(即鬆綁) 的爭論為例，試圖說明不論男性或是女性的性特徵、及在視覺上被物化的可能均是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在民國初年的大眾媒體上出現這樣一個轟動一時的論戰：即，女性的乳房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它的社會功用為何？觀看它的對象是誰？此論戰的起因在廣東省的民政首長某日發了一個通告，命令其治內的女性不可再束胸，他的論點如下：女性是所有中國老百姓的母親，哺育 (人民) 是她們的天職，女性的乳房因此實在是推動國家進步的一個基礎。胸部如果把它綁住，乳房會萎縮，奶水也會變少，如此一來，人民的健康就不會進步，因此。從今後起禁止束胸。他特別規定轄內的官員要時常向他匯報婦女胸部解放的情況 (襟霞閣 1931: 8)。這個通令引發了下列的論戰：某

些儒家學者十分憤怒，認為束乳是中華文化的美德，在中國受列強侵略之時正應推展此傳統美德。以彰顯華夷之分。而他們所認為的西方蠻夷的特點之一。便是會在公共場所裸露胸部「並點綴珠花」的、不知廉恥的女性；另外一些受新學影響的新文化推動者則認為，男女兩性在生物基礎上均有吸引對方的身體部位（**body parts**），對女性來說，那便是她們的乳房。他們還說：「試想一胸部平坦的女性看來是多麼的乏味」（**ibid:11**）。

拜反殖民之賜，女性胸部（**feminine breasts**）竟被建構為國家建設的要素。注意，在此時期，那個未言明的，必須先被抵消（**counteracting**）始能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它者」（**other**），始終是指西方殖民主義。在這裡同時被建構出來的是一個集體性的（見民政首長的通告以及其他人的論述）、男性中心的（見新達爾文主義的論述者）、及異性戀的（同上）視覺主體。由於這個主體是集體性的，不論是男或是女、不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均能在公領域中取有（**take on**）此主體，而物化女性的乳房。

相隔六十年後，這個摻雜了（異性戀）女性特質（**femininity**）、再現理論（**representation**）、國家建構及可見度（**visibility**）問題的議題，在台灣本島再度引發熱烈討論。以流行文化界為例。自 1987 年解嚴之後，電影從業人員即不斷呼籲相關單位放寬影片查禁尺度，爭取女性三點的「解放」。我認為，必須在這樣一個歷史文化脈絡之下，**T** 的（被纏綁的）胸部才變得有意義，也才能被解讀（**intelligible**）。負載了過多異性戀性別意義——不論是社會性別還是生物性別——的胸部，需要在象徵層次及生理層次上進行解構（註

8)。

以下是某位 T 的束胸經驗：

她：我從十四歲開始就用透明膠帶束胸，那時候我在一家餐廳打工，餐廳規定端盤子要高舉過頭，沒做多久，我的腋下附近就痛得受不了，有時候把膠帶撕開以後還會流血，可是不能等傷口癒合，第二天一早又要再把胸部貼住，所以傷口就永遠都好不了……。那時候，我們大家吸安吸的很兇，每次阿珍很 high 的時候，都會亂綁。有一次她出現的時候，一連高一連低，把我們快笑死了，結果我就帶她到化妝室重新幫她綁。雖然我也是常常都很 high，可是我每次都是綁的最好的。妳知道，束胸是有技術的，妳要把它變小，但不能完全變平，用膠帶貼的時候難度更高。

我：所以，妳有看到過阿珍的乳房囉？

她：當然，看了不曉得多少次。

我：所以，T 看 T 的胸部是可以的？

她：我不懂妳的問題……。讓 T 跟異性戀在一起工作是很麻煩的，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會意識到自己（綁起來）的胸部，我很怕別人會注意看，然後就會曉得我是圈內人，所以去應徵工作的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挺（起被綁小的）胸給對方看。有時候我還會擦口紅，妳相信嗎？

此時，另一個 T 插嘴道：妳的工作跟我的比起來已經算好的了，我的老闆還會要求女性員工化妝，剛開始我都不想去，雖然待遇很好，可是後來我的婆給我買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紅，問題就解決了。

T 對自我胸部的擬像（envisage）是擺在可見與不可見的接合點上。「妳知道，束胸是有技術的，妳要把它變小，但不能完全變平」，既然如此，那又何苦費那功夫去綁它呢？理由是，T 的身體認識論的特色即在於，它將狀似矛盾對立的二元關係平行併置

(juxtaposition)；諸如：可見與不可見、纏裹與曝現、摘除與保留、生物與建構、女性特質與非女性特質……等。在這個意義上，借用班雅民的話來說，T 有一個寓言式 (allegorical) 的身體 (註 9)，依 Shaviro。(1993: 86-7) 的解釋：

寓言總是暗示著寓言對象的喪失或死亡，寓言不是再現，而是以極明顯的方式，具體化 (materialize) 揭露再現原想去遮掩、覆蓋，然終不能使之彌合的落差……寓言因此不僅是再現的形式 (mode)，也是達成顛覆性轉換 (transformation) 的一個積極手段。

T 的胸部的這種「亦彼亦此，介乎其間」的特性，其意義並不在於它打破二元對立，指出女性特質與非女性特質，或是其它的對立關係間，還存在著別的面相；它的意義比較是在於標示出一個顛覆性行為，該行為具體化 (corporealizes) 呈現的身體與 (異性戀) 性意識的能動力 (agency) 間的距離。顛覆行為人的敏銳自覺是建立在一特定的「現象學」基礎上。此現象學在凸顯知覺經驗 (sentient experiences) 的同時，亦將經驗變得合於情理 (sensible) 並可以理解 (intelligible)，比如，在面對它者，面對一個懷有敵意的凝視的時候 (「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會意識到自己〔綁起來〕的胸部……去應徵工作的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挺〔起被綁小的〕胸給對方看」)，原本綁起來的、被去除了感受力 (desensitized)、去除了感官慾望 (姑且說是女性化) 的胸部，再度又恢復了感覺——只不過，是以一種不同於原有的形式。新的這對被努力挺出來的乳房之所以有知覺 (sensible)，是因為它們已在實質上被重新女性化。

然而，依舊要問的是，為何要去生產一個理論上「天生就有」的胸部呢？借用 Newton (1994) 的「複合扮裝」(compound drag) 的概念來說，答案是，因為這是在 T 的身上表演 (perform) 異性戀女性特質的一種「雙重扮裝」(doubledragging)。在這個例子中，那個監看的它者的權勢已被削減 (disempowered)，因為它絲毫不能預先阻礙 (foreclose) 表演動作的進行，意即，縱使是始終有感於它者的潛在威脅，胸部依然還是綁了起來。監控 (在想像中) 即使法力無邊、無所不在，如果以 Zizek (1989) 的犬儒主義來對應，扮成犬儒般的被監視者，還是有可能將關係倒轉過來。「我的老闆還會要求女性員工化妝，剛開始我都不想去，雖然待遇很好，可是後來我的婆給我買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紅，問題就解決了。」這個故事反諷的地方當然就在於說，不擦口紅和擦一種與原來唇色全然一樣的口紅，其結果根本沒有什麼不同。而且，看起來色彩天成的嘴唇，還會被當作是整張上了妝的臉的代喻，意思是說，只要有擦口紅，不論擦的是哪一種，就 (會被認為是) 等於整張臉都化了妝。然而，與 Zizek 的犬儒認識論不同的是，它者的宰制力量 (hegemonic power) 並不來自於它有辨識真偽的能力，恰恰相反，它者之所以有宰制力是因為它沒有能力去看出口紅到底擦了還是沒擦。

T 的主體建構因此包括了要在表面上去配合一個已知失去督導能力、不再敏感，或是根本漠不關心的它者。已知「人之不己知」卻還要「為所不必為」，是許多 T 會採取的某種特定形式的濛混過關 (passing) 的方式中，一個主要的面相。

一般情況下，假扮成 (passing for) 它者的意思可以說是去模擬

(minicking) 它者最為顯著可見的特徵，與它者做一種轉喻式 (metonymical) 的連結，以期最後能被 (誤) 認為就是它者，而且／或者可以去佔據它者的主體位置。T 的狀況與此截然不同。T 在「假扮」的時候，並不想做原件真品，而就是想做摹仿的複製品 (mimetic representation)，透過寓言式的轉換過程，T 的胸部遂以具體方式揭露了正常規範下 (normative) 性別再現所欲遮掩、覆蓋，然終不能使之彌合的落差。換言之，這種形式的再現原意是要解消性能動力 (sexual agency) 與身體間的本質性差異——此處說的性能動力可自動對應 (register) 並啟動 (initiate) 適宜的性慾望，而此處說的身體也充份具備了這樣的性能動力。

三、T 與婆的相互認同關係

T 的胸部在其它的 T 面前會被去情慾化 (「所以，妳有看到過阿珍的乳房囉？／當然，看了不曉得多少次。」)，在婆的面前又會被重新情慾化。可以被情慾化的原因是，婆平日看不到 T 的胸部；事實上，很少有 T 會在做愛的時候裸裡以對。以下是某 T 描述的她「死的最慘的一次」：

五年前跟我在一起的那個婆，每次做愛的時候都要我把衣服脫掉，我是她交的第一個 T，所以她不曉得規矩……有一次我正要跟她做的時候，她忽然從床上跳起來，把我的襯衫撕開拉到腰這邊，很倒楣的是，我那天穿了一件白色蕾絲胸罩，上面還有亮亮的珠珠，那時候我跟我媽住在一起，她給我買了很多胸罩，而且都強迫我要穿。不管怎麼樣，總之，她看到我的胸罩以後，就在那邊大呼小叫說：「好可愛喔！」我 X！她講完我就沒辦法做了，我在那邊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沒辦法再做，就這樣，那件事以

後我們很快就分手了。

T 的胸部是區辨 T、婆差異的關鍵要素。強調 T 的胸部的非實體性（non-corporeality）及非存在性（non-existentiality）的同時，已在 T 與婆的身體間劃出一道嚴格界線。而 T 與婆的個別身份（identity）也正是在此界線分明的情況下被重新生產出來。T 的胸部不能被婆看到或被婆碰，更不可以被婆模仿，有個 T 會抱怨說她的婆在知道 T 會束胸後，自己也想起而效尤，此 T 不悅的是，這樣做會踰越身體認同的界線，弔詭地把 T 的胸部變成是可以被模仿的東西，如此一來，T 的胸部就失去了獨特性，不再專屬於 T 了。對 T 而言，只有在她們身體的獨特性可以被自己並被自己的婆認定的時候，她們才能被性慾化（sexualized，「我在那邊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沒辦法再做」），一旦意識到自己胸部沒綁，或是戴了胸罩，她們就完全喪失性慾，或是被去除情慾（de-eroticized），與此同時，她們的伴侶也同樣會喪失性慾，或是被去除情慾。

某位婆也做過類似的陳述：

我以前交往兩個 T，剛認識時候，就都留著長髮，頭髮長短對我沒有影響。其實我喜歡的 T，也不會太陽剛喔！如果我喜歡一個非常陽剛的 T，那麼和男人在一起就好，我比較喜歡有女孩子氣息的 T。胸部倒是曾經困擾我，我接觸一個女孩子，她的胸部比我豐滿。我跟她上床的第一次，就感到渾身不自在，害怕，然後就吹了。

（《女朋友》試刊號 13）

她害怕的是她會在 T 的身上看到自己被性慾化（sexualized）的部

份，說的更精確一點，她怕 T 的「胸部」比她自己的還大——顯然，小一點的胸部並不會令她感到困擾。在這陳述的背後可看到 T、婆身體間有一必要的差別關係（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此關係同時限定了婆的性意識，對婆來說，適度地情慾化的 T 的身體不可以是自己身體的翻版，萬一 T 的波比婆還要婆，那就更不對勁了。

這個例子說明，將身體的某部位戀物化，會產生某種特定形式的解構認同（dis-identification）。意思是說，T 的「天生的」胸部會被當成易位關係（dislocational relations）中，但也是戀物關係中的一個視覺基點（visual locus）。（「我在那邊一直想我的胸罩……」以及「我們第一次做愛的時候，我有感覺到她的胸部……」）在傳統佛洛伊德的理論中，母親身上陽具的空缺（absence）與小男孩的自戀心理會產生某種弔詭的砥觸，然而，小男孩卻可在象徵層次上，以被戀物（the fetish）補位的方式來獲取戀物快感。這個有名的被戀物當然是指想像中的母親身體的陽物，或者，也可以說是指在小男孩還未意識到該物根本不存在前，與其想像已做了某種轉喻式連結

（metonymically related）的東西。這個象徵性的替補的過程，在佛洛伊德的理解中。是透過一個延異的動作（deferred action）來完成的。先「被延置」與然後又必須再被找回的（recuperated）是身上那個被戀物化的部份，它在時間鏈及轉喻鏈上同時取得先行位置（anterior position），惟有透過這兩個意象的奇妙的轉換（transformation），小男孩才能維護主體的完整性。然而，矛盾的是，也正因為佛洛伊德認為母體的前構成物（pre-constitution）是必然可以被性慾化的（necessarily sexualizable），所以延異動作才會發生。這無可避免地

促成了母體的 *scotophilic* 客體化，而這個母體在小男孩原先的構想中，是由時間切面與實體切面，片段不相關連。然又以轉喻方式連結的意符 (*signifiers*) 組合而成。

對照之下，T 的胸部的戀物化之所以會變成一場大災難，是因為不論對 T 或對婆而言，延異皆不可能。T 的胸部不能被替換，不能復位，以至於也不能被重新性慾化，其癥結在於，習慣上，T 的身體不是在女性身體的轉喻鏈上被性慾化 (*the T body is not conventionally sexualized on a metonymic chain of feminine sexualizable body parts*)。因此，T 的胸部一旦曝現，或是被意識到不能見容於 T 身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前行的意象可取代它的位置。換言之，T 的身體組成是建立在「空無」(*blankness*) 之上——空無任何傳統的女性或男性的性別意涵。這個身體是一個沒有傳統「性意識」的身體，或者，說的更清楚些，它的性意識正源自於它的非實體性 (*non-corporeality*)。這個身體物化了一個沒有「生理構成」(*physical constituents*) 的性能動力，身體部位間的不協調因之達到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難以容忍到甚而幾乎不可能——在視覺上及在心理上——假裝視而不見。

四、T 與婆的性事

某 T 曾如此描述「T 的性高潮」：

在我的經驗裡，高潮有大、小之分。一般只藉著摩擦或性幻想所得到的是小高潮，真的大高潮，會全身顫抖，完全無法使力，變成一個很無助的人，什麼也沒辦法做。你急欲和對方身體合而為一，你真的很想進入她身體裡跟她在一起一輩子，這是一種很強烈的慾望而非想法。在那一刻你的

慾望無法控制，而達到一個最大的高潮。

(《女朋友》試刊號 12)

高潮的多樣在知覺層次 (sentially) 劃分了 T 與婆的不同，要達到真正的高潮，需要一個配合度高的它者，在 T 的概念裡，這個它者的身體是「多孔的、可滲透的」(porous)，T 在孔穴間進出，內與外的界線被 T，被這個物化的性能動力劃了又重劃。在這個動作裡，此性能動力的存在變得可能並可被理解。這裡的一個重點是，人不可能在壓抑慾望的同時又想「把自己給出去」——把 T 的身體交給婆。換句話說，T 的身體在此刻進入實體化階段。T 與婆身體的媾合成就了性的轉喻鏈，也將婆的身體從此變成首要的身體意符 (the master signifier)。

此處要注意的是，T 欲達到高潮時，其身體與主體是分離的。就像是有個超越的它者可以從她身上跳出來，監督指導她自己的情慾流動，而要獲得「真正的」快感，就要征服這個它者。

某位婆也有類似的說法：

過去兩年我有跟兩個 T 上過床，在那之前我的女朋友都是比較女性化的，所以，跟第一次那個 T 在一起的時候，我被她做愛的方式嚇到，妳知道的嘛，就是不脫衣服也不喜歡被碰，很典型 T 會做的事。可是，過一陣子以後，我就比較能去享受跟她的性關係，有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在做愛的過程裡，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自己被強烈地慾求，讓我覺得自己很女人、很性感。除此之外，我可以同時扮演好幾種角色和身份，我知道我是在演一個角色，或是多個角色，而且單單只是這樣想的時候就會讓我有慾望，好像只是這樣想，慾望就可以被撩撥起來。我的第一個 T 有時候會在做愛的時候，講些類似異性戀關係的故事，在不同的角色間穿梭。讓我有性的感

覺。可是我跟我的第二個 T 在一起的時候就有問題，她跟第一個 T 很像，只有一件事不同，那就是，她要我在達到高潮以後去插她，可是呢，當我真的這麼做的時候，她還是繼續在講她的異性戀故事，甚至她還會堅持要在我插她的時候，繼續要在我上面，這對我而言實在太奇怪了，要在同一個場景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很難的，而且我又被要求很有意識的去變換我的角色，現實與幻想間出現縫隙，使我覺得非常難為情。

Butler (1990: 123) 說，正是因為在「女性身體」(female body) 的文化解釋之外，又見到經由 butch 的身份建構所被重新定義出來的男性特質，兩節對照之下，才顯現出社會界定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男、女兩性特質的空洞。而，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解構社會性別化的主體位置的基礎上，酷兒的身體表演對 Butler 來說才具「踰越性」(136)。Butler 除了再次將這裡的「顛覆」本質論化，暗示好像只要在身份認同或身體表演上故作酷兒狀，自然而然就會有顛覆力，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問題是，在她的討論中，只有扮裝同志和 butch 才是真正有顛覆力的酷兒。Femme，相對來說，幾乎僅是被動的身體／表演的搭檔，femme 的顛覆力——如果有的話，就是在語言層次上確認並合法化 butch 身體的踰越性。就如某個 femme 所解釋的，她要她的「男友」是「女孩」(She wants her boys to be girls)，意思是「身為女孩」(being a girl) 重新脈絡化並重新定義了 butch 身份裡的「男性特質」(Butler 123)。

怪的是，在 Butler 的記述中並無 butch 說「我要我的女友是女孩」，由此可知，對她而言，「身為女孩」之所以有顛覆力是因為它重新定義了 butch 的男性特質，而非因為它重新定義了 femme 的女性特質。換言之，只有在看到可對應於 butch 身上幾可亂真的男性特質

的東西的時候，femm 的身份始告確立。因之，femme 是拜 butch 先行存在（pre-existence）之賜，才得以進入實體界及象徵秩序。

如果 butch 的身份真有表演性質，那麼這場表演的觀眾或它者是誰呢？Butler 的說法裡好像隱含了兩種形式的觀眾，一種是集體霸權式的異性戀社會——幾乎是像拉康說的那種幻象式（phantasmatic）的存在體，即生即滅，應酷兒的身體表演而生，但旋即在表演過程中被解構。另一種觀眾是 femme，她們可一眼看穿加諸於 butch 身上（及 butch 與 femme 的關係裡）的異性戀比喻（trope），並立即將之置換掉。

把 butch 和 femme 當作是異性戀關係的「臨摹」（replicas）或「複製」（copies）的想法，是低估了這些身份在重新定義霸權分類時，情慾意義的內在差異及複雜性。Femme 也許會憶起好似異性戀模式的場景，但也會立即將之置換掉。

（Butler 123）

換句話說，「她」是「回憶」的一方，說的更精確一點，「她」是被迫「回憶」的一方。「她」憶起的是「她的」異性戀過去，解決這樣一個強制性重現的過去的方式是把它置換掉，也就是說，需要同時被質疑的是這個把「她」變成 femme 而非變成 butch 的異性戀過去，或者，至少，她應以 Michael Taussig（1993）的「擬似記憶法」（mimetic remembrance）來建構主體，藉著模仿它者，模仿傳統異性戀關係中女人，然後再將之置換掉的方式來建構她的 femme 性特質。由於 femme 與她的異性戀過去有此轉喻上與／或時間上的連續性，

她因此不具不證自明的能力，來無所用心的充份表現出酷兒顛覆性。

易言之，儘管 *butch*（及 *femme*）的表演揭示了幾可亂真的異性戀情（the virtual reality of heterosexuality）可作為某種真品原件（original text），若把它者當作參考對照的敘事體（narrative），還是可以凸顯出 *butch* 的男性特質及女性特質的顛覆性——尤其是如果把 *femme* 的擬似記憶也帶進來的話。我的民族誌研究顯示，T、婆的性意識在建構的同時，也是 T、婆個別身體重新脈絡化的過程，在這中間，異性戀比喻（tropes）可作為某種參考座標，但已被削除傳統的再現功能。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T 的身體以及 T、婆的性事是寓言，因為被顛覆的不只是異性戀比喻，連同再現性意識時保有其「物質形式」（material form）的可能性皆被推翻。此處關涉到一個必要的先解消、然後再重構的主體化過程，在此過程中，T 的身體進入最後存在主義式的性慾化形式，對 T 而言，婆的身體也逐漸地實體化。

（本文原以英文撰寫，由台灣大學外文碩士班于佩君小姐翻譯為中文）

注釋

- (註 1) 「圈內」對台灣以 T bar 為建立人際關係的女同性戀而言指的是一種女同性戀的『社區』(community)。在此，我沿用 Kennedy & Davis (1994) 對女同性戀社區的看法：在以美國 Buffalo 為中心的社區，與 50 到 60 年代，工人階級的女同性戀者建立人際關係的方式便是以 Bar 為基地。這種組成社區的方式和一般人類學的了解不太相同。
- (註 2) 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社會中類似於像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 的作者 Radcliffe Hall 這樣的上流階層知識份子 "Mannish lesbians" (Newton, 1979 [1972]) 使得 butch-femme 的角色扮演受到注意，但基本上大部分扮演 butch-femme 的女同性戀者出自中下階層，非白人者的比例更高。
- (註 3) Roscoe (1995) 的調查顯示，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人類學是最排斥同性戀研究的學科：從 1985-1995 的十年中只有三篇此類論文在人類學期刊中發表。極少數的例外如 Newton (1972) 對芝加哥 drag bars 的田野研究，這部經典深刻影響了二十年後 Butler (1990) 對 sex 與 gender 的看法。性在人類學研究中的角色不僅涉及殖民主義、亦涉及人類學傳統中主觀與客觀、研究者與被研究者 (informants) 關係的論戰——性即是此論戰的一個爭議性戰場。
- (註 4) 認同 T、婆二分法的本地女同性戀者，特別喜以「圈內人」自稱。此處的「圈子」若以 Anderson (1991 [1983]) 提出的

「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的概念理解之，是以不斷劃出和重劃各種不同的界線的方式被建構出來的。可能的界線包括有同、異性戀間的界線、都市與鄉村的界線、以及相對於整個社會作為一個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 而言時，T 吧的特殊地理位界。

- (註 5) 代喻為一整體的部分其具有代表性，象徵全體的能力。譬如說：Klein (1993: 61) 分析波特萊爾的"一縷青絲" (La Chevelure)，認為詩人愛慕的女子的長髮（特別是髮中瀰漫的香水味）成為她整體的代喻，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代喻，詩人的幻想可航向最奇異最詩意的境界——亦即，它不僅是個戀物 (fetish)。我認為 T 的胸部在此對圈內人也有此意義。
- (註 6) 在此我基本上沿用 Habermas (1974,1989) 的概念，強調在此領域中，上層權力階級、其認可的意識型態、與人民間互動的關係，及此領域的政治性。如 Brownell (1995: 67) 所言。公領域是政治文化的一個面相。
- (註 7) 相關論述可參見 Barlow (1993)。
- (註 8) 在此舉中國現代化早期女性乳房被物化的例子，非在暗示中國與台灣在文化及歷史上必然的連續性。近年來台灣文化是否應納入「漢人文化」或「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是人類學界東亞領域的新興話題。否對者如 Murray & Hong (1991) 及 Hong (1994) 認為漢人及日本殖民主義等歷史因素造就台灣社會本質上不同於中國社會的特性。而

Sangren (n.d.) 則主張所謂的中國社會應視為一理想型態 (ideal type)，固然台灣無法代表中國社會，也無其他任何「漢人社會」可以，同時過分強調台灣社會的獨特性會將其再度本質化。在此我無意解決此棘手的問題，我提出中國的例子，一在強調歷史建構身體的可能性。二在突顯西方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性別論述的影響，在這裡我追隨的是 Mohanty (1991: 6) 對「第三世界女性」及「殖民主義」的概念。

(註 9)「以《徽示圖選集》(Emblemata selectiora) 為例，它裡面有幀圖案畫的是一朵同時正在盛開，同時又在凋零的玫瑰，太陽在同一地點升起而又是落下。『巴洛克的精髓蘊藏於動作的同時性中，……』」(Benjamin 1994 [1977]: 194)。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1983] .
- Barlow, Tani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3.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intro. George Stei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1963] .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 Case, Sue-Ellen.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 In *Making a Spectacle: Feminist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omen's Theater*, ed. Lynda Har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 . "Seduced and Abandoned: Chicanas and Lesbians in Representation." In *Negotiating Performance: Gender, Sexuality & Theatricality in Latina/o America*, eds. Diana Fuss and Juan Villega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bermas, Jurgen.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3 (1974) : 49-55.
-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 into a Category of C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1962] .
- Hall, Radcliffe. *The Well of Loneliness*. New York and London: Doubleday, 1990 [1928] .
- Hong, Keelung. "Experience of Being a 'Native': Observing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Today* 10.3 (June 1994) : 6-9.
- Klein, Richard. *Cigarettes Are Sublim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New York: Halcyon House, 1929.
- 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Quill, 1961 [1928] .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Introduction.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s.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7.
- Mulvey, Laura.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urray, Stephen O. and Keelung Ho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Looking Through Taiwanese Cultur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 (1991) : 273-299.
- Nestle, Joan. *A Restricted Country*. Ithaca: Firebrand, 1987.

- ed. *The Persistent Desire: A Femme-Butch Reader*. Boston: Alyson, 1992.
- Newton, Esther.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972] .
- "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iffe Hall and the New Woman." *Signs* 9.4 (1984) : 557-575.
- "Baking Ziti for the Coronation: Homophobia, Sexism, and the Subordination Status of Lesbians in Cherry Grove." Paper given at the 93th Annual Meeting fo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2, 1994. Atlanta. Session Title: "Discriminating Lesbians and Gays: Rights, Communities, Identities."
- Roscoe, Will. "'Was We'Wha a Homosexual?' Native American Survivance and the Two-Spirit Tradition." In *glq* 2 (3) : 193-236.
- Sangren, P. Steven. "Anthropolo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The Relevance of Local Religion."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3 October 1993.
- Shapiro, Steven. *The Cinematic Bod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Taussig, Michael.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Ziz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Davis, Madeline & Elizabeth Lapovsky. "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Sexuality in the Lesbian Community, Buffalo, NY, 1940-1960."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s. by Martin Bauml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 George Chauncey. New York: Plume, 1989. 426-440.